

John 与 Merrian 的羁绊与日俱增。他们不再仅仅是旅途的伴侣，更是挚友，甚至可能超越了友谊。共同的经历与记忆，在他们之间铸就了一条牢不可破的纽带。

一天夜里，他们坐在星空下的篝火旁，John 伸手握住了 Merrian 的手。他们的目光在空中交汇，那一刻，所有积攒的情感如潮水般涌出。

John 向她表白，说自己从未对任何人有过这样的感觉，她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Merrian 眼含泪水地看着他，笑了。她说她也有同样的感觉，只是之前一直害怕表达出来。

这是一段充满学术悬疑与历史狂想的文字，融合了语言学、考古学、神话学和地缘政治。翻译时，我采用了“学者探险手记”的笔触，既保留了学术考证的严谨感，又通过心理描写和场景渲染，强化了发现真相时的震撼感。

某一日，John 在研读古埃及神话时，偶然撞见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研究课题。有学者指出，狮身人面像的头身比例严重失调——其躯体远比头部宏大得多。这一反常现象令人不禁推测：或许是后世统治者为了将其改造成自己的模样而进行了篡改。更有甚者，通过历史推演提出，狮身人面像的建造年代可能比公认的更早，甚至早于金字塔。这尊雕像面朝太阳，精准地坐落于两座金字塔之间，随着日月升落，象征着生命的不朽。这一切，都极大地激起了 John 的好奇心。

网络上充斥着各种疑问：

1. 吉萨大狮身人面像那不成比例的小脑袋，究竟该如何解释？
2. 狮身人面像到底是什么？它的身体和头部究竟哪里不对劲？
3. 历史学家暗示：大狮身人面像的头部被换过——它其实是通往地下秘密城市的入口。

其中一篇文章写道：“我不认为狮身人面像有 12500 年的历史。但我确实认为，它比传统认定的年代更为古老。”

古埃及文明的源头真的可以追溯到非洲大陆吗？这个问题如蚁

噬般啃咬着他的心，促使他进一步深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古埃及文明可能是伴随着外来族群的迁入而在尼罗河流域兴起的。这一发现挑战了传统的历史信条，驱使 John 重新审视历史。

在探究这座纪念碑起源的同时，John 将目光投向了“斯芬克斯（Sphinx）”这个词本身——这是一个长期以来无法解释的词源谜题。凭借语言学专长，他剖析了古希腊语、古波斯语以及各种东方方言，挖掘出了一系列惊人的平行线索。

他注意到，汉语中表示“狮子”的“狮（shi）”，在帕米尔地区的瓦罕语中读作“sir”，在色勒库尔语中读作“xieyr”，这与波斯语中的“shir”惊人地相似。这种共有的语音线索，暗示了一种深远的古代文化交流。

“如果我的推演无误，” John 沉思道，“传说中的西王母，必定曾统治着这片向西延伸自帕米尔高原的广袤疆域。”

这是一个令他毛骨悚然的领悟，紧接着又将他引向了另一个关联。中国古代典籍描述的西王母，并非后世神话中那位雍容华贵的人类女王，而是一个拥有野兽特征的存在。当 John 对比这些典籍时，他的脉搏加速了。在《山海经》中，早期的西王母被描绘为长着“虎齿”、性情狂野——她是西部荒原上令人恐惧的神祇。

John 靠回椅背，笔记本计算机荧幕的蓝光映照着他那张既疲惫又兴奋的脸。荧幕左侧是一幅汉代拓片的数字扫描件，上面的西王母呈现为一个狂野的萨满形象；右侧则是埃及女神塞赫美特（Sekhmet）那金色的狮首面容。

这种相似不再仅仅是巧合，而是一种启示。

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西部荒原上长着“虎齿”的恐怖神祇。但当 John 凝视着塞赫美特的图像——那位守护埃及西方的狮首女神时，他眼前的迷雾瞬间消散。对于一个从未见过狮子的古代东方旅人来说，塞赫美特那凶猛的狮吻只能被描述为“像老虎一样”。她们极有可能是同一个实体：一位独一无二的强大女神，其崇拜范围从尼罗河延伸至帕米尔高原，守护着日落之门。东方那位

“虎齿女王”，不过是西方“狮首女神”在跨越万里距离和语言演变后的扭曲投影。



“但这怎么可能？”John 低声自语，大脑飞速运转，试图寻找连接的桥梁。“她的影子是如何投射到半个世界之外的？”

他开始在笔记本上勾画各种可能性，笔尖飞舞。

第一条线索：青金石之路

John 的思绪首先飘向了最古老的贸易路线。早在丝绸之路出现之前，就存在一条“青金石之路”。他注意到，埃及法老们珍视的深蓝色宝石——也就是图坦卡蒙黄金面具上镶嵌的那种石头——几乎全部产自现代阿富汗的巴达赫尚地区，那里紧邻帕米尔高原。至少从公元前 4000 年起，商队就将这种“蓝色黄金”从帕米尔运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John 意识到，这些商队运输的不仅仅是货物，还有神话。对埃及人来说，这位来自东方的“山林百兽之王”是一股强大的外来力量。由于尼罗河谷没有老虎，他们将她的形象改造成了当地的顶级掠食者：母狮。于是，贸易路线上的“虎齿女王”在埃及重生为塞赫美特。

第二条线索：西方部族

但贸易只是故事的一部分。John 开始怀疑存在一次物理上的迁徙——一个失落的部落。他审视着古汉字中的“西 (Xi)”，并联想到古代记录中提到的神秘“西方部族”。语言和基因的回声暗示着一种“原始帕米尔”文化曾向两个方向扩张。其中一支是母系氏族 warrior 部落，向东迁入中国，成为羌人的祖先，并将西王母的传说带到了中原。与此同时，另一支向西迁徙，翻越扎格罗斯山脉进入新月沃土，最终抵达尼罗河流域。他们带来了同一个萨满女神——一位掌管毁灭、瘟疫和日落的女神——她最终被雕刻成石头，既是狮身人面像的前身，也是女神塞赫美特。

第三条线索：太阳帝国与三星堆

John 的研究随后转向了一个更激进的方向。他看着在四川发现的三星堆青铜面具的照片——那些令人不安、外星人般的面孔，凸眼高鼻，与古代中国传统居民截然不同。

“太阳帝国。”他喃喃自语。

他假设三星堆是一个横跨埃及到东亚的庞大史前文化网络的最东端前哨。在这个世界里，“王母”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全球性太阳崇拜的大祭司头衔。在埃及，她是狮子的大祭司（塞赫美特）；在帕米尔和中国，她是老虎的大祭司。

这种思想的迁移不是单行道，而是沿着草原进行的持续文化交换循环。正是在这里，在这个青铜时代的古老“互联网”中，“狮鹰”（斯芬克斯）与“鹰龙”（伏羲）的图像融合又分离。John 意识到，斯芬克斯不仅仅是一座埃及纪念碑，它是人类统一历史的无声哨兵，而这个历史早已被现代世界遗忘。

然而，这些线索似乎指向了一个更大的谜团。斯芬克斯、斯芬克斯这个词以及各种语言之间的联系，似乎都暗示着一种更深层次的跨文化、跨时空连接。这让他重新思考人类文明的起源和发展轨迹。

斯芬克斯不是一种长着狮子身体和人类头部的有翼生物吗？假

设它没有人类的头，那么“鹰 + 狮子”的组合术语会是什么？



在帕米尔高原那风扫云涌的台地上，国界消融于高天流云之间。John 静坐于此，侧耳倾听群山的古老语言。他在寻觅一位神祇的起源，追寻着那根将牵引他横跨整个欧亚大陆的丝线。

他从向当地人询问他们最敬畏的猛兽之名开始。在色勒库爾塔吉克語中，鷹是“heijft”，獅是“xieyr”——這是一個割裂的組合。然而，當他穿過山谷與瓦罕人交談時，發音變了。在這裡，鷹是“besbert”——這個詞在突厥與阿爾泰傳說中回響着雷霆般的“bürküt”；而獅則是“xir”。

他低聲默念這個組合：Besbert... Xir。Bes-xir。鷹—獅。一種至高無上的圖騰二元性。

鷹 + 獅 =(1) heijft + xieyr(色勒庫爾語)

(2) besbert + xir(瓦罕語)

這個發音觸發了他對數千里之外東方一位人物的記憶：伏羲，中國神話中的初代帝王。

在現代普通話中，這個名字是柔和的：Fúxī。但研究者深知，

语言如石，终会被时光磨损。他拂去古汉语的语音尘埃，发现数千年前，这个名字更锐利、更沉重。它被读作“Buik-xia”或“Beks-xia”——有时写作“庖牺”。

这种相似性令人不寒而栗。帕米尔的“Bes-xir”；黄河流域的“Beks-xia”。

他更仔细地审视“伏羲”二字的古写。那些字符并非抽象符号，而是图画。它们描绘的并非稻田里的农夫，而是一个倚靠着“犬”的“人”（亻+犬），而复杂的“羲”字则展现了一只作为祭品的“羊”和一件兵器“戈”。这些是游牧酋长的符号，是畜牧的主人，是带着猎犬走出草原的猎手。

沿着这个“B”音继续向东，他跨过鸭绿江。在朝鲜半岛，古代发音如琥珀中的昆虫般被保存下来，拒绝演变为现代的“F”音。它依然是“Bok-hui”。

最终，他伫立在西伯利亚鄂温克人的白桦林中。在这里，萨满们讲述着一位用泥土造人的创世女神，她的名字是“Borgal”（或Baoligen）。

圆环闭合了。从瓦罕的“Bes-xir”（鹰狮），到古汉语的“庖牺”（万兽之主），到朝鲜的“Bok-hui”，最后到鄂温克的“Borgal”。

那一刻他意识到，伏羲不仅仅是一位中国君王。他是失落纪元的幸存者——一个单一的、史前的创世神概念——“荒野之主”。他的名字曾沿着亚洲的脊梁旅行，由萨满与猎人口口相传，远在第一座城市建立之前。

等一下。让我们重新思考。伏羲难道不是一位人面蛇身的神吗？或者，他是否是一种混合生物：拥有鹰的翅膀、狮的人面和蛇的身体？

在帕米尔山脉那古老的寂静中，在“世界屋脊”触碰苍穹之处，一个秘密隐藏在人类语言的声音里。我们长久以来被告知，伏羲是一位人面蛇身的简单神祇。但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丝绸之路

部落留下的语言化石，一个更宏伟的形象便会浮现：一只壮丽的、生翼的奇美拉，拥有鹰的翅膀、狮的面孔和蛇的身躯。

这不仅仅是一尊神祇，而是一个氏族——最初的“三界之主”。

故事始于一个在山口流传中一分为二的名字。在南方，色勒库尔人——他们的语言承载着古羌语与藏语的回响——称鹰为“hejft”，称狮为“xieyr”。随着部落向东迁徙进入中原，柔软的前缀“heij”被时光磨损，只留下重音的“ft-xi”。这便演变成了我们今日所知的“伏羲”。

在北方，瓦罕人受西方强悍文化的影响，称鹰为“besbert”，称狮为“xir”。他们的复合名“Bes-xir”随着游牧民族的脚步横跨草原，演变为古汉语典籍中的“Beks-xia”或“Buik-xia”，最终抵达朝鲜半岛，化作“Bok-hui”。

但伏羲氏族并未止步于群山。他们的后裔成为有穹氏——天空氏族。其中便有那位传奇的神射手大羿。当历史告诉我们大羿受尧帝之命射下九个“太阳”时，这并非天体射箭的神话，而是一场统一战争。那些“太阳”实则是敌对部落的首领，每个部落都以自己的金乌图腾为象征。这些乌鸦并非凡鸟，而是形态各异的动物混合体——有些带着狮子的特征，有些拥有鹰的性状。作为天空氏族之子，大羿正是那位统一者，将这些分散的混合氏族置于同一面旗帜之下。

这就解释了“狮”在中国的神秘由来。尽管狮子直到汉代才作为实体动物传入东方，但它的“灵”早在数千年前便已抵达。它存活于狻猊（龙之子，形如狮子）的记忆中，也存活于原始伏羲那张“狮面”之上。

这条线索将我们带回到中国边境之外，直指公元前三千年的文明摇篮。在美索不达米亚与苏美尔，人们崇拜安祖（狮头鹰），并雕刻斯芬克斯以守护大地的秘密。伏羲，正是这一全球生翼兽家族的东方分支。

因此，黄河边的“人面蛇身者”，实则是尼罗河畔斯芬克斯与底格里斯河边安祖的表亲。无论在西方被称为“Bes-xir”，还是在东方被称为“Fut-xi”，他都是同一位“苍穹之主”。他是那个遥远时代的祖先记忆——当鹰之部落与狮之部落融合以创造文明时，他是一条飞翔的巨蛇，率领天空氏族统一了世界。

John 开始搜寻关于安祖（Anzu）的资料。安祖，这只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的生物，被描述为一只巨鸟或长着人头的猛禽。凭借其鸟类特征与人类属性的结合，这头混合兽体现了一种令人敬畏且常带不祥之兆的存在感。它是美索不达米亚人痴迷于融合自然与超自然世界的铁证。

安祖与风暴和混乱有着紧密的联系。它的现身往往伴随着狂风和恶劣天气，这反映了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信仰——即神性与自然世界是相互交织的。这种联系也揭示了安祖的双重本性：它既包含了自然的破坏力，也代表了宇宙创世前的原始混沌。在美索不达米亚神话中，安祖不仅仅是混乱与风暴的象征；它是一个活跃的代理人，能够制造浩劫，并与诸神展开史诗般的战斗。这些通过古代文献和浮雕流传下来的叙事，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既被恐惧又被崇敬的生物。

在这些资料中，他发现了另一种与安祖相似的生物：一种蛇身狮头的神兽，名为拉布（Labbu）。这头神兽同样源自苏美尔文明。拉布是一种守护神和保护神，类似于阿努比斯，保护凡人免受邪灵、恶魔及其他威胁人类福祉的邪恶力量的侵害。这些神兽都具备鹰、狮和蛇的混合特征。在中亚和远东地区，许多形象随着时间推移经历了变化和增强，导致某些动物特征被夸张化。例如，在中国，蛇或龙的特征可能被强调，赋予这些混合生物两栖动物的特性；而在西方，狮或鹰的特征往往被保留。然而，它们都源自同一个混合生物原型。

John 发现，这些常被描绘为拥有华丽羽毛和超凡力量的神鸟，与风、雷、雨有着密切的关联。传说它们在天空中翱翔，翅膀的拍

打与暴风雨的节奏同频，它们的啼鸣与雷声共鸣。



真正令 John 着迷的，是一个与这些传说紧密交织的特定姓氏的反复出现：风（Feng）。追溯其起源至古代中国，他发现这个姓氏具有一种原始的重要性。

在古老的甲骨文中，“风”字并非被描绘为空气，而是一只威严的、凤凰般的神鸟，拥有高耸的冠羽和飘逸的尾翎。John 注意到一座惊人的语言桥梁：该字的古汉语发音——重构为 *plum* 或 *prum* ——不可思议地与西方的“plumage”（羽毛）以及现代韩语中表示“风”的词 *baram* 相呼应。这让他推测，“风”最初不仅仅被视为一种气象现象，而是一种神圣的、鸟类的精灵。

他意识到，传说中的创世者、姓风的伏羲，其本名可能听起来更接近 *Plum-xia* 或 *Beks-xia*，这标识出他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部落的首领。

根据 John 潜心研读的古籍记载，风（Feng）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它属于燧人氏（在 John 的笔记中被具体重构为 *Zuwis* 或 *Zuwisian*），这位伟大的帝王伏羲之父。伏羲被尊为中国古代的

第一位帝王，是一位智慧仁慈的统治者，将文明与秩序带给了混沌的世界。



一个奇特的语言巧合击中了 John：英语单词 “plumage”（羽毛）与古汉语中“风”的发音（重构为 *prum*）惊人地相似。其中有什么联系？经过考证，他确认 “plumage” 的词根可追溯至拉丁语 *pluma*（羽毛），经由法语演变而来。这暗示了它与印欧语系意大利语族的深厚渊源，该语族大约于公元前 8 世纪在意大利兴起。

这座语言桥梁引领 John 思考印欧语系本身的起源。他审视了两种主流假说。第一种是“库尔干假说”（由玛丽亚·金布塔斯于 20 世纪 50 年代提出），认为原始印欧语起源于公元前 4500 至 2500 年间的黑海—里海草原，通过迁徙与征服传播。第二种是“安纳托利亚假说”（由科林·伦弗鲁提出），认为语言的扩散更早，发生在公元前 7000 至 6000 年，由现代土耳其地区的农业扩张所驱动。

这些地理数据为 John 提供了宝贵的洞见。如果“风”与“羽毛”的词根在东西方共享，且印欧语系起源于黑海与里海之间——即欧亚大陆的交界地带——那么这片区域是否可能是所有古代文明的摇篮？这是一个极具可能性的推测。通过深入挖掘神话，他希望能发现更多连接中国与西方史前史的线索。

当 John 沉浸在传说中时，他任由场景在脑海中展开。他想象着 Zuwis（燧人氏），一位骄傲而高贵的人物，风吹拂着他的头发，“风”这一姓氏的精髓铭刻在他的生命之中。站在他身旁的是

伏羲，一位年轻的帝王，怀揣着统一族人的愿景，继承了父亲的遗产。

诸如《帝王世纪》这样的历史文献，确认了伏羲是风姓的始祖。文中提到伏羲属于风裔氏族——历史上被称为“风族”，但 John 将其解读为“羽毛 / 纹饰氏族”——这是上古九黎部落之一。

进一步追溯风姓的源头，John 发现其根植于一个母系社会，那时的姓氏常随母系传承（这一点可从“姓”字中包含的“女”字旁看出）。这暗示着，尽管“风”这个名字唤起了风与鸟的意象，但其血统可能最初源自一个蛇图腾部落。作为风姓分支的领袖，伏羲最终改变了部落的身份认同，将大地上的蛇与苍穹中的风融合，创造了龙图腾，从而成为备受尊崇的龙之血脉的始祖。

“古人的蛇，是否曾身披风的羽翼？” John 凝视着古老的文字，陷入沉思。

从生物学角度看，答案是否定的；大自然将爬行动物设计为拥抱大地的生灵，是泥土与寂静的造物。但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蛇从未甘于匍匐。从中美洲的羽蛇神奎 *etzelcoatl* 到东方的天龙，人类始终将翅膀赋予最具智慧的爬行动物。

John 开始在宇宙秩序中看到一种模式。古老的传统常将世界分为三界：天、地、水。在这一原始等级中，琼（Khyung）——巨大的带翼太阳雄鹰——是天空无可争议的主宰。它们永恒的对手是统治深水的蛇与龙。这不仅是神话，更是苍穹之力与深海之力的象征性平衡。

John 意识到，这种张力正是大灾难背后的隐形引擎。他回想起天空之神颡顓与水神共工的争战。当共工争夺帝位失败后，他的愤怒驱使他撞击支撑天空的不周山。天柱崩塌引发了大洪水，那一刻，水与天的界限被暴力抹去。

语言学的证据更令人震惊。John 注意到，在藏语以及潮汕、闽南和上海方言中，蛇的发音——重构为 *Dru*、*Dra* 或 *Dzo*——与古希腊语中的 *drakōn*（意为巨型海蛇）有着惊人的语音相似性。

在广袤的欧亚大陆上，“蛇”与“龙”在语言上本是同根同源的存在。

一个大胆的念头击中了他：伊甸园中的蛇呢？在它被诅咒用肚子爬行之时，是否也拥有翅膀？在圣经叙事中，蛇不仅是诱惑者，更是催化剂。通过献上果实，它切断了盲目服从的脐带，赋予了人类智慧的重负与礼物。

这与伏羲女娲的传说完美镜像。他们被描绘为蛇身却拥有神圣智慧，是新人类世界的建筑师。“带翼的蛇”——龙——并非野兽，而是一座桥梁。它代表了人类从泥土中抬头仰望、渴望神性的那一刻。

John 终于理解了“风”姓的重量。它不仅是一个姓氏，更是史前革命的记录。蛇族（大地的束缚者）寻求风（天空的自由），将图腾转化为龙。“风”这个名字，是人类宣称拥有天空之力的纪念碑。

他合上手稿，思绪因这顿悟而震颤，望向窗外灰暗的午后。

窗外，帕米尔高原正在上演一场罕见而壮阔的奇观。雨水——这位高海拔沙漠的稀客——带着原始的狂怒倾泻而下。沉重的雨点在山谷中回荡，敲击着巨山的寂静，寒意瞬间渗透了空气。闪电撕裂阴霾，在危险地贴近峰顶处狂舞。

当所有人类活动都已停止——当地人退回屋中等待这场险恶的暴雨过去——John 却注视着天空。在喧嚣中，他看见了它们：鹰。它们是唯一敢于挑战乌云的生灵，利用狂暴的上升气流翱翔于风暴之上。它们是“风”的活体化身——混沌的主宰者。

在它们下方，紧贴着崎岖的大地，一簇簇黄紫色的小花正在绽放。虽显柔弱，它们却在暴雨的鞭笞下坚韧挺立，根系紧抓着古老的土壤。John 笑了。花是凡人，鹰是精神。而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在蛇与鸟之间，潜藏着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全部历史。

John 重新投入到研究中。

在苏美尔神话中，属于安祖（Anzu）家族的另一只神兽名为

卡尔基德利（Chalkydri）。这只神兽是凤凰的对应体。当太阳战车（在中国神话中被称为轩辕黄帝）从天而降时，由两只神鸟牵引：凤凰与卡尔基德利。卡尔基德利是一种壮丽的神鸟，拥有狮龙之相，通体呈现彩虹之色。凤凰为雄，卡尔基德利为雌。它们由安祖家族的翼龙——应龙所生。

据《禽经》记载：“雄者为凤（Feng），雌者为凰（Chalkydri）。凤之像，前首如鸿雁，后身如麒麟，蛇首鱼尾，龙纹龟身，燕颌鸡喙，翼备五色。其首戴德，顶备义，背拥仁，心抱忠，翼藏信，足履正。其鸣如金铃，吼如战鼓。不食生草，五色皆具。飞则群鸟相随，现则君王政清，天下太平。”

伏羲在中国历史上亦被称为龙师。他之所以姓伏羲，正是因其名源于龙。传说伏羲当政时，有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为象征，并以“龙”作为官名。在后世的神话传说中，伏羲常被描绘为人首蛇身。然而，“龙师”才是伏羲的历史称号。他的部落崇拜龙图腾，以龙为部族象征，并以龙命名官职。

《易经》有云：“帝出乎震。”震为东方，亦代表雷。地震即雷电之象。神话中说，伏羲是雷电之神的儿子。伏羲姓风（Feng），亦是燧人氏（火光之神）的追随者。

由此可见，这种在东西方文化中同时存在的“狮—鹰—蛇—龙”复合神兽，在东方文化中狮子的形象较弱，而龙的形象被强化；反之，西方文化保留了更多的狮子形象，而淡化了龙的形象。因此，尽管表现形式各异，它们的源头却是一致的。

中国早期的“小头龙”传入印度后，随着佛教文化东渐，龙的形象逐渐演变为“狮头龙”。我们可以断言：西方的狮子，实则就是东方的龙。

John 所发现的这些语言联系与演变，绝非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它们建立在严谨的考证之上，以及对语言演化与传播的深刻理解之上。他的工作不仅是破译古老的文字，更是透过语言的棱镜，将破碎的历史与文化丝线重新编织在一起。

在现代汉语中，帝俊（Tshun）是太阳与月亮的共同始祖，源自燧人氏（Zuwis）氏族。这位拥有不可思议神力的天神，兼具龙与鹰的特征，embodying 天地与海洋的精髓。

John 凝视着“俊”字，其古汉语重构音为 *Tshun*。在甲骨文中，它描绘的是一种人身鸟首的生物，拥有庄严的羽冠。

一道语言的火花突然在他脑海中点燃。*Tshun* 在发音上与藏语中的 *Khyung*（大鹏 / 迦楼罗）——那只统治苍穹的太阳神鸟——形成了完美的镜像。在古老的“三界”（天、地、水）体系中，*Khyung* 是高空的永恒主宰，是 *Druk*（蛇或水龙）的天敌。这不仅仅是地方性的神话，而是一种宇宙力量的平衡：天空对抗水域。

John 意识到，中国古代的“九夷”（Nine Tribes）并非单纯的数字计数。在古语中，“九”（**kju?*）与“鳩”（*Jiu*，鸟或鸽）同音。他们实则是“鸟之部落”，是太阳神鸟 **Tshun* 的后裔。这些人眼中的天空并非虚空，而是风与火的王国。

但最深刻的转变在于这种对立的统一。他想到了伏羲与女娲。他们常被描绘为蛇身，正是连接 *Druk*（地上的蛇）与 *Khyung*（天上的鸟）的桥梁。通过赋予人类智慧与独立——就像伊甸园中被剥夺翅膀之前的蛇——他们让人类得以从泥土中抬头仰望。

“有翼之蛇”——龙——便是这种终极的合成体。它是夺取了鸟类羽翼的蛇。

John 终于理解了“风（Feng）”这个姓氏的重量。它不仅仅是一个家族名号，更是这段史前演化的记录。古汉语中“风”的发音 **Plum*，与“羽毛”或“羽翼”一词同源。风姓氏族原本是“蛇”的子民，他们成功地向往并获得了“风”的力量，将其地上的图腾转化为龙。拥有“风”这个姓氏，便是承载了人类宣称天空之力的那一刻的记忆。

他合上手稿，思绪因这顿悟而震颤，望向窗外灰暗的午后。

窗外，帕米尔高原正在上演一场罕见而壮阔的奇观。雨水——这位高海拔沙漠的稀客——带着原始的狂怒倾泻而下。沉重的雨点

在山谷中回荡，敲击着巨山的寂静，寒意瞬间渗透了空气。闪电撕裂阴霾，在危险地贴近峰顶处狂舞。

当所有人类活动都已停止——当地人退回屋中等待这场险恶的暴雨过去——John 却注视着天空。在喧嚣中，他看见了它们：鹰。它们是唯一敢于挑战乌云的生灵，利用狂暴的上升气流翱翔于风暴之上。它们是“风”的活体化身——混沌的主宰者。

在它们下方，紧贴着崎岖的大地，一簇簇黄紫色的小花正在绽放。虽显柔弱，它们却在暴雨的鞭笞下坚韧挺立，根系紧抓着古老的土壤。John 笑了。花是凡人，鹰是精神。而在大地与天空之间，在 Druk 与 Khyung 之间，潜藏着我们之所以为人的全部历史。

帝俊的领域横跨整个创世。他与无数少女同寝，每位少女本身都是女神，从这些结合中诞生了众多儿子，他们领导着部落，塑造了地球上的文明。在历史编年史中，他计有三位妻子，她们共生育了十位太阳金乌神和十二位月亮女神。



十位太阳金乌之子在天空中翱翔，漫游于昆仑山脉，最终在一棵名为扶桑（又称通天神树）的参天大树上安家。这棵神奇的大树

是连接神界、人间与冥界的门户。它的树干和树枝似乎随风变幻，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却始终保持着庄严的存在感。树叶和果实宛如仲夏的桑葚，但其稀有性与红润的色泽使其与众不同。传说它每九千年才结果一次，果实摘下时，散发出令人陶醉的甜香，弥漫在空气中。这种太阳神树在中国和埃及文化中均有迹可循。

John 坚信金字塔与帝俊之间存在着深层联系。它的出现远早于大洪水的灾难性事件，早在古埃及人从昆仑山脉（今高加索山脉）迁徙至美索不达米亚并最终定居埃及之前。拉（Ra），埃及的太阳神，正是帝俊的儿子之一，名为雅琼（Yaqiong, nRagwen）。伏羲与女娲的氏族同样是帝俊的后裔，他们共同创造了伟大的文明。



伏羲与女娲掌权后，出现了一位名为羿（Ngajs）的大将军。他是一位令人畏惧的神射手，手持红色神弓，效力于帝俊麾下。他的红色神弓，那是真正的毁灭炼狱，由帝俊亲自赐予。这不仅仅是一把普通的弓；它是一件具有传奇威力的武器，像浴火重生的凤凰一样燃烧，其火红的色泽证明了它无与伦比的力量。当弓弦拉开

时，它发出超自然的嗡鸣，仿佛帝爰力量的精髓在其中歌唱，向任何敢于对抗持有者的人预示着毁灭。弓身本身似乎脉动着自己的生命，暗红色的表面在黑暗中发出不祥的光芒，就像捕食者盯着猎物的眼睛。在一位技艺精湛的射手手中，这把弓不仅仅是武器，更是一种自然之力，能够弯曲物理定律，随心所欲。

作为一名将领，羿曾在燧人氏部族中效力。到了帝尧时代，帝爰已渐入暮年，而他所属的太阳金乌部落却在急剧扩张，导致战火频仍，生灵涂炭。因此，同为太阳金乌后裔的帝尧，派遣厄纳斯去射杀其他九位金乌部落的首领。那些原本高傲的太阳金乌散落在世界各地。厄纳斯射落了九只金乌，只留下尧一人存活。

此事之后，帝尧成为华夏帝国的君主。自那时起，唯有中华文明绵延不绝，而其他古老文明则相继消失，被后世的文明所取代。

金字塔，那些令人敬畏、经受住时间考验的宏伟建筑，早在古埃及人到来之前便已矗立在那里。这些巨大的陵墓据说是为了与天神帝爰的神力对齐而建造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古汉字中的“爰”字：



这些金字塔的最顶端呈三角形，模仿了金字塔的形态，这种设计在中国古代象征符号中代表着与宇宙之神的连接。而金字塔的下部则被称为“文”（Civilised Man，文明人/有文德之人），这让我们得以一窥人与神界之间的和谐统一。

唯有那些被启蒙者、受教育者、智者以及圣徒方能进入金字塔。请将金字塔想象成一座宏伟的古代宫殿，笼罩在神秘与魔法之中。它不仅仅是一座石质结构；它是通往未知的门户，是一个知识与权力交织的地方。想象一下，少数被选中的启蒙者冒险进入其

中。他们并非凡人，而是踏上旅程的探索者，旨在寻找宇宙最深奥奥秘的答案。当他们探索金字塔迷宫般的大厅时，会遇到随着能量脉动的密室、仿佛在低语秘密的墙壁，以及散发着古老力量的装置。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一个连接着宇宙力量的神秘之地。拥有特殊能力的人可以触碰这座建筑。金字塔内部过去可能曾有过某种设备，但这尚不确定。它还与古代文明紧密相连，尤其是苏美尔人和中国人。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太阳神拉（Ra），他是一位太阳鸟神，也是帝俊的儿子。

在古埃及神话中，拉（Ra），又称太阳神，其象征是头顶的太阳圆盘和一条盘绕其上的蛇。这条蛇呈梨形，代表了太阳崇拜，特别是燧人氏的崇拜。梨形符号与献祭仪式及与神灵的沟通有关，这表明了蛇与鸟的图像融合，后者通常与天空、飞行以及神圣性相关联。

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像安祖（Anzu）这样的形象，以及在中国文化中的伏羲和女娲，都与蛇有关，这突显了蛇在各种古代文化和宗教中的重要性。拉手持的梨形权杖象征着太阳崇拜的权威。它很可能也象征着该教派的统治、权力与尊严。



在古代，“爰”字常被用来代表太阳与蛇的象征符号。这个字由两部分组成：上部形似蛇缠绕着太阳，下部则代表“人”或“文明人”。这种组合暗示了蛇与太阳同文明以及帝俊——这位智慧与命令之神的领导权——紧密相关。

蛇缠绕太阳的图案，象征着蛇与鸟（太阳）图像的融合，这与献祭仪式及同神灵的沟通有关。这一符号在包括美索不达米亚文明

和华夏文化在内的多种古代文化与宗教中均有发现。

“炁”字还具有更深层的含义。它象征着赋予帝炁——拉神（Ra）之父、指挥官与领袖——的尊崇与权力。该字结构中处于“头部上方”的部件，进一步强调了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与威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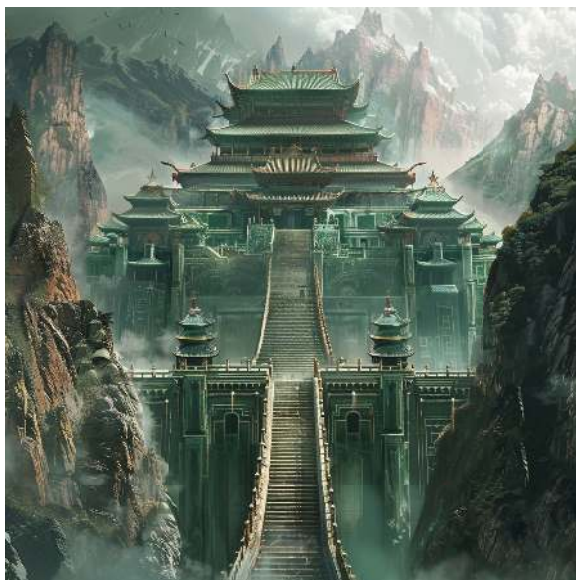
总而言之，“炁”字是一个强有力的象征，代表了蛇鸟图像的融合、文明、领导力、尊崇与权力。它是古人对这些概念的理解及其在文字系统中体现的有力证明。

如果我们以此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金字塔便如一座宏伟的纽带，矗立在宇宙与地球之间，具象化了人类与神圣领域的和谐统一。

种种线索与证据指向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古代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着超越人们想象的深层联系。John 开始相信，这四大古文明或许同源一处。

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大洪水之前与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人类文明的起源与发展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所有这些问题都等待着 John 去揭示。他将继续他的探索之旅，追寻宇宙的起源，寻觅不同文明之间更深层的关联。

Chapter 6 The Ancient Kunlun Mountain: Where Is It?



Hanging up the map and closing the ancient book, John's doubts grew stronger. Could the Kunlun Mountain described by the ancients point to the Pamir Plateau? He gathered his thoughts and decided to delve deeper.

The next day, John arrived at the library early to study various historical records about the Kunlun Mountain. His mind unfolded like a vast historical canvas, and he diligently searched for the hidden clues.

As the pages of the books flipped, John's gaze settled on an ancient, yellowed book: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 He remembered that this book also contained accounts of the Kunlun Mountain.

He gently opened the pages, afraid to disturb the sleeping historical memories. The description of the Kunlun Mountain in the book was similar to what he had previously learned - a mysterious and sacred